

後漢書卷七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范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鄧張徐張胡列傳第三十四

鄧彪傳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

續漢書曰其先楚人鄧況始居新野子孫以農桑為業

太傅禹之宗也父邯中興初

以功封鄆侯

鄆音莫庚反

仕至渤海太守彪少勵志脩孝行父卒讓國於異母弟荆鳳或

無

顯宗高其節下詔許焉後仕州郡辟公府

東觀記曰彪與同郡宗武伯翟敬伯陳

伯

五遷桂陽太守永平十七年徵入為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以光祿大夫

行服服竟拜奉車都尉遷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為太尉彪在位清白為百僚式視事

四年以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又詔太

常四時致宗廟之胾

胾同則留之宴處不預祭而賜胾重之

河南尹遣丞存問常以

八月旦奉羊酒

東觀記曰羊一頭酒二石也

和帝即位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中侯

案漢無關中侯中當作內字

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爭而彪在位脩身而已不能有

所匡正又嘗奏免御史中丞周紆紆前失竇氏旨故頗以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

及竇氏誅以老病上還樞機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五年春薨于位天子親臨弔臨

張禹傳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況族姊爲皇祖考夫人

皇祖考鉅鹿都尉同

數往來南頓見

光武光武爲大司馬過邯鄲況爲郡吏謁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因

與俱北到高邑以爲元氏令遷涿郡太守後爲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戰歿

關縣

屬常山郡今定州行唐縣西北有故關邑城東觀記曰況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

任兵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後詔問起居何如子歆對曰如故詔曰家人居不足瞻且

以一縣自養復以兄爲常山關長會

父歆初以報仇逃亡東觀記曰歆守臯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召因詣問

赤眉攻關城況出戰死上甚哀之

日欲自受其辭既入解械飲食便發遣遂棄官

後仕爲淮陽相終於汲令東觀記曰歆爲相時

亡命逢赦出由是鄉里服其高義與此不同

王新歸國賓客放縱干亂法禁歆將令尉

禹性篤厚節儉東觀記曰禹好學習歐陽尚書事太常桓榮惡衣食

入宮搜捕王自上歆坐左遷爲汲令卒官父卒汲吏人賻送前後數百萬悉無所受又以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永平八年

舉孝廉稍遷建初中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

涉

鄺元水經注曰吳王賜子胥死浮尸於江夫差悔與羣臣臨江設祭修塘道及壇吳人因爲立廟而祭焉

禹將度吏固請不聽禹厲言

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

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明舉吏民希見使者人懷喜悅怨德美惡莫不自歸焉元和

二年轉兖州刺史亦有清平稱三年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

東觀記曰坡水廣二百里徑且

百里在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坡與陂同傍多良田而堙廢莫修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漑遂成孰田數百

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

下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溫給

東觀記曰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糲音億糧也乾飯屑飲水而已後年鄰國貧人來歸之者

茅屋草廬千戶屠酤成市墾田千餘頃得穀百萬餘斛

日注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案文多一守字或云守當作常也

劉攽功曹史戴閏故太尉

掾也權動郡內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後正其法

徐縣名也東觀記曰閏當從行縣從書佐假車馬什物禹聞知

令直符責問閏具以實對禹以宰士惶恐首實令自致徐獄也

自長史以下莫不震肅永元六年入為大司農拜太

尉和帝甚禮之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

東觀記曰禹留守北宮太官朝夕送食賜闕登

具物除子男盛為郎也

聞車駕當進幸江陵以為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

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蒙賞賜延平元年遷為太傅錄尚

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

育生也

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太官

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禹上言方諒闇密靜之時不宜依

常有事於苑囿

鄭玄注論語曰諒闇謂凶廬也尚書曰帝乃徂落四海過密八音也

其廣成上林空地宜且以假貧民

后從之及安帝即位數上疾乞身詔遣小黃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其

錢布刀劍衣物前後累至永初元年以定策功封安鄉侯食邑千二百戶與太尉徐

防司空尹勤同日俱封其秋以寇賊水雨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書乞骸骨更拜

太尉四年新野君病鄧太后母陰氏皇太后車駕幸其第禹與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

言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宿止臣等誠竊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戟清道

而後行清室而後御前書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遺靜室令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離宮不宿所以重宿衛也

陛下體烝烝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所不安宜且還

宮上為宗廟社稷下為萬國子民比三上固爭乃還宮後連歲灾荒府藏虛空禹上

疏求入三歲租稅以助郡國稟假稟給也假貸也詔許之五年以陰陽不和策免七年卒于

家使者弔祭除小子曜為郎中長子盛嗣

徐防傳

徐防字謁卿沛國銓人也銓故城今亳州臨渙縣也祖父宣為講學大夫以易教授王莽王莽置六經祭

酒各一人秩上卿長安國由為講易祭酒宣為講學大夫蓋當屬於祭酒也父憲亦傳宣業防少習父祖學永平中舉孝

廉除為郎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尚書郎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奉事

二帝未常有過和帝時稍遷司隸校尉出為魏郡太守永元十年遷少府大司農防

勤曉政事所在有迹十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

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史記孔子没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為魏文侯師

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前書仲尼没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改春秋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漢承秦經典

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

武帝時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

也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

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弘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

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也設甲乙之科前書曰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

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脩家法

諸經為業各自名家

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

輒興評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

但述先聖之言不自制作

又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古者史官於書事有不知則闕以待能者孔子言吾少時猶及見古史官之闕文今則無之疾時多穿鑿也見論語也

疾史有所不知而不

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

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世常道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

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僇故救僇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僇音西志反史記僇或作薄○劉攽曰三世常道案世與代全別象太宗諱遂更世為代此合用

代字乃誤為世蓋後人知此書中世字率皆換為代乃徵稍還正之遂誤為此字也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

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

先師義有相伐

伐謂自相攻伐也

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

或久差可矯革

東觀記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冀令學者務本有所一心專精師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於此弘廣經

術尊重聖業有益於化雖從來久經衰微學問寢淺誠宜反本收矯其失

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十六年拜為司徒延

平元年遷太尉與太傅張禹參錄尚書事數受賞賜甚見優寵安帝卽位以定策封龍鄉侯食邑千一百戶其年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異策免始自防也

東觀記曰郡國被水災比州涇沒死者以千數災異數降西羌反畔殺略人吏京師淫雨蝨賊傷稼橋防比上書自陳過咎遂策免

防卒子衡當嗣讓

張敏傳

張敏字伯達河間鄭人也

鄭今瀛州縣也音莫

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五年爲尚書建初中有

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

貰寬也音示夜反

自後因以爲比是

時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

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爲定法者則是

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由從也言設政教可但使人從之若知其本末愚者或輕

而不行事見論語

春秋之義子不報讐非子也

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注云不受誅罪不當誅也

而法令不爲

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

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

導教也醜類也

又輕侮之比寢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

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爲三章之

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寢不省敏復上疏曰臣敏蒙

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眾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臯陶

造法律

史游急就篇曰臯陶造獄法律存也

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

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

生臣愚以爲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

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

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卽爲灾

禮記

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也

秋一物華卽爲異

月令曰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也

王者承天地

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

九年拜司隸校尉視事二歲遷汝南太守清約不煩用刑平正有理能名坐事免延

平元年拜議郎再遷潁川太守徵拜司空在位奉法而已視事三歲以病乞身不聽

六年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罷之

東觀記載策曰今君所苦未瘳有司奏君年體衰羸郊廟禮儀仍有曠廢鼎足之任不可

以缺重以職事留君其上司空印綬因病篤卒于家

胡廣傳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

華容縣故城在今荊州東

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農馬

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

乃歸鄉里父貢交趾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

襄陽耆舊記廣父名寵寵妻生廣早卒寵更娶江陵黃氏生康字仲始

長大隨輩入郡爲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勅真助其求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舉孝廉既

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

謝承書曰廣有雅才學究五經古今術藝皆畢覽之年二十七舉孝廉續漢書曰故

事孝廉高第三公及尚書輒優文特勞來其舉將於是公府下詔書勞來雄焉及拜郎恪勤職事所掌辨護也

旬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

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

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

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旣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

然詩云克岐克嶷鄭玄注云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然有所識別也

倪天必有異表

倪音苦見反說文曰倪譬諭也詩云文王嘉止倪天之妹

文王聞大姒之賢則美之言大邦有子女譬天之有女弟故求爲之配焉

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

典經斷之聖慮

左傳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也

政令猶汗往而不反

易曰渙汗其大號王居無

咎劉向曰汗出而不反者也

詔文一下形之四方

形見

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

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爲皇后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

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敞虔上書駁之曰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爲德

卽明四目達四聰也

臣以獻可替否爲忠

左傳曰齊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書載稽疑謀及卿士

稽考也考正疑事謀及卿士見尚書詩美先人詢于芻蕘

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注云詢謀也芻

蕘薪采者也言有疑事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諮之於故老叔向日國有大事必嘗與薪采者謀之也順於典刑諮於耆老

而後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

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周成雜字曰牋表也漢雜事曰凡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日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

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言下稽首以聞其中有

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調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左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

方下附日某官臣甲乙上典禮記曰勤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尚書曰王言惟作命弗言臣下罔由稟令又曰令出惟行不惟反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

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謏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詩大雅也謏信也斯語詞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

也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奇策以佐高祖鄭阿之政非必章奏

說苑日子產相鄭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從政也擇能而使之晏子

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

臣前之化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君反甘奇顯用年乖彊仕史記曰秦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

之地甘羅年十二使於趙說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乃封羅為上卿說苑日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東阿大化禮記曰四十強而仕終賈揚聲亦

在弱冠前書終軍年十八為博士弟子自請願以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上奇其對擢為諫議大夫往說越越聽命天子大悅賈誼年十八以誦詩屬文

稱於郡中文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帝召為博士聖主

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戾舊章刻削也便利未明衆

心不厭厭服也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

乾隆四年校刊

後集書卷七十四

列傳

五

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爲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
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瞽無目者也不察人君顏色而言如無目之惟陛下

納焉帝不從時陳留郡缺職尚書史敞等薦廣曰臣聞德以旌賢旌明也書曰德懋懋官也爵以

建事能建立事則與之爵明試以功典謨所美明白考試之有功者則授之以官舜典咎繇謨皆有此言故云典謨所美也五服五

章天秩所作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五者之服必須章明尚書咎繇謨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秩序也是

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豐厚也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

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賸窮理六經典奧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柔而不犯

謂性和柔而不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

夙夜密勿也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爲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年

老旣蒙簡照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詩云厥德不回以受方國陳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

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頽俗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廣典機事十年出爲濟陰

太守以舉吏不實免復爲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代李固

爲太尉錄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鄉侯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

尋以特進徵拜太常遷太尉以日食免復爲太常拜太尉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誅

廣與司徒韓續司空孫朗坐不衛宮皆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爲庶人後拜太中大夫

太常九年復拜司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復封故國以病自乞會蕃被

誅代爲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盛弘之荊州記曰菊水出穰縣芳菊被涯水極甘香谷中皆飲此水

上壽百二十七八十者猶以爲天太尉胡廣所患風疾休沐南歸恒飲此水後疾遂瘳年八十二薨也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

言不稱老禮記曰夫爲人子者恒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愆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

遜順也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謬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

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孔及共李固定策大議不全帝質

崩固爲太尉與廣及司空趙戒議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以蒜年長有德恐爲後患盛意立蠡吾侯志廣戒等憚不能與爭而固與杜喬堅守本議○劉攽曰大議不全

案文議又與中常侍丁肅婚姻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廣以

當作義漢安元年爲司空至靈帝熹平元年薨順帝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滿

三十一一年也六帝謂安順冲質桓靈也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

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謝承書曰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孤特自立家貧母老常躬耕稼以奉養學魯詩春秋公羊傳三禮三府並辟司徒

胡廣舉茂才除高密令政多奇異青州表其狀建寧三年自大鴻臚拜太尉自在相位約身率下常食脫粟飯醬菜而已不與州郡交通刺史二千石牋記非公事不發

省以老乞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敝牛車使子男御晨發京師百僚追送盈塗不能得見家舊貧狹庇蔭草廬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

時人榮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樂鄉侯印綬

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賜冢塋于原陵諡文恭侯拜家一人爲郎中故吏自公卿大

乾隆四年校刊

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縗絰殯位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初

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

揚雄傳曰箴莫大於虞箴故遂作九州箴左傳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

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人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愜于夏家獸臣司原

敢告僕夫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騶駼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

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爲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餘所著詩賦銘

頌箴弔及諸解詁凡二十二篇熹平六年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

省內詔議郎蔡邕爲其頌云謝承書載其頌曰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

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膺天之丞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絳奔奔四牡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有蔚參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爲二

論曰爵任之於人重矣全喪之於生大矣懷祿以圖存者仕子之恒情審能而就列

者出身之常體也

列位

夫紆於物則非已直於志則犯俗也

紆曲

辭其艱則乖義徇其節

則失身也

徇營

統之方軌易因險塗難御

統者總論上事也方軌謂平路也若履平路易可因循如踐險塗則難免顛覆也

故

昔人明慎於所受之分遲遲於岐路之間也

呈材效職則受之分明矣遲遲疑不前之貌也明其分則不可妄進○劉放曰

注呈材效職案文呈當作程又則受之分明矣當云則所受之分明矣

如令志行無牽於物臨生不先其存後世何貶

焉

守志直道視死如歸則後之人何從而貶責矣

古人以宴安爲戒豈數公之謂乎

左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贊曰鄧張作傳無咎無譽敏正疑律防議章句胡公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

或橈

橈曲也易曰棟橈凶也

後漢書卷七十四

後漢書卷七十四考證

鄧彪傳天子親臨弔臨○諸本同

臣會汾

按上臨字疑衍

張禹傳封安鄉侯○何焯校本云漢有兩張禹一安昌一安鄉

徐防傳凡三公以災異策免始自防也○監本脫去凡三公以災異策免八字從諸本增

